



钱理群作品精编

钱理群

丰富的痛苦

——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钱理群作品精编

钱
理
群



丰富的痛苦

——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 钱理群
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5
(钱理群作品精编)
ISBN 978-7-108-05154-7

I. ①丰… II. ①钱… III. ①作家—人物研究—世界
IV. ①K8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3603 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 数 254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总序：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史

感谢北京三联书店的朋友，要为我编选“作品系列”，这就给了我一个机会，对自己的研究与著述，作一番回顾与总结。

尽管我从1962年第一个早晨写《鲁迅研究札记》，就开始了业余研究，但将学术研究作为专业，却是以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班，师从王瑶和严家炎先生为起端的。记得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是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的《鲁迅与进化论》；从那时算起，我已经笔耕三十三年了。粗略统计，出版了六十四本书，编了五十一本（套）书，写的字数大概有一千三四百万。写的内容也很广，我自己曾经归为十个系列，即“周氏兄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研究”、“中国当代民间思想史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研究”、“志愿者文化与地方文化研究”、“思想、文化、教育、学术随笔”、“时事、政治评论”、“学术叙录及删余文”。我曾经说过，我这个人只有一个优点，就是勤奋，整天关在书房里写东西，写作的速度超过了读者阅读的速度，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给朋友赠书，怕他们没有时间看。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为自己写作的，我整个的生命都融入其中，并因此收获丰富的痛苦与欢乐。

这一次将一大堆著作归在一起，却意外地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的文学史研究、历史研究，关注、研究的中心，始终是人，

II 丰富的痛苦

人的心灵与精神，是大时代里的人的存在，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感性的存在，我所要处理的，始终是人的生存世界本身，存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追问背后的存在意义与人性的困惑。而且我的写作，也始终追求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具有生命体温的文字表达。这些关注与追求，其实都是文学观照世界的方式。我因此把自己的研究，概括为“用文学的方法研究、书写历史”。

多年来，特别是退休以后，我更是自觉地走出书斋，关注中小学教育、农村教育，地方文化与民间运动，关注的也依然是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我和他们的交往也是具体的、琐细的，本身就构成了我的日常生活。同时，我又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眼光、思维和方法，去观察、思考、研究他们，在我的笔下，这些普通的乡人、教师、青年……都被历史化、文学化、典型化了。因此，也可以说，我是“用历史与文学的方法研究、书写现实”的。

现在，他们——这些留存于历史长河中的生命，这些挣扎于现实生活里的生命，都通过我的系列著作，奔涌而来。他们中间，有历史大人物，也有民间底层社会的普通人，都具有同样的地位与分量，一起构成了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史，一部 20 世纪的中国精神史，中国“人史”。我所有的研究，所写的上千万的文字，因此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并且都渗透了我自己的个体生命史。

为了能展现这样的属于我自己的研究图景，本系列作品的编选，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的五部代表性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我的精神自传》，以展示我的学术研究的基本风貌。第二部分是重新编选的文集，计有：《世纪心路——现代作家篇》、《燭火不息——民间思想者篇》、《大地风雷——历史事件篇》、《精神梦乡——北大与学者篇》、《漂泊的家园——家人与乡人

篇》、《情系教育——教师与青年篇》。这本身也形成了一个结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陈独秀开始，到曾经的精神流浪汉、某当代大学博士生王翔结束，我大概写了将近一百位“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史”。为便于读者理解我的研究与书写背景，每一卷的开头都有“前言”，主要讲述我和本卷书写对象的关系，借此呈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生命纠结，同时召唤读者的生命投入，以形成所描述的历史、现实人物与作者、读者的新的生命共同体。——这设计本身，就相当的诱人，但却有待读者的检验。

2013年3月

前言

本书的任务仅在于描述：描述两个文学幽灵跨越几个世纪的门槛，从西方走到东方的故事；描述东、西方各国作家怎样出于对人类（首先是知识分子）某些重大精神命题的共同关怀，按照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自己所处时代的要求，以及个人精神气质的特点，一面接受前人思想、艺术成果，一面又丰富与发展前人的思考，有如思想与艺术接力棒的相互传递，共同创造了两个世界文学的不朽典型的故事。正是这一充满迷惘、痛苦与生命活力的创造过程，把生活在截然不同时空里的几位世界级艺术大师、思想家——从英国的莎士比亚，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德国的海涅，俄国的屠格涅夫，到中国的鲁迅，以及他们周围的一大群作家、知识分子连接在一起，从而反映了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人类精神发展、世界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某一个侧面。而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他们与世界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联系，将是我们考察与描述的重点，这自是不言而喻的。

在一定程度上，这将是一个艰难而愉快的精神漫游^[1]。在旅途中，我们会随时提醒读者注意各种饶有兴味的思想与文学、文化现象；同时也将留下许多引发思考的矛盾与问题，这是我们无力、也不打算解决的。除此之外，似乎还存在着一个奢望：读者在审视本书中将要出现的一个又一个历史巨人与凡人的同时，也重新“认识

你自己”。一切不朽的文学典型的再创造是永无止境的，我们都应该是参与者。

准备好了吗？——请上路吧。

注 释

- [1] 在本书将一再提到的《哈姆雷特与堂吉珂德》的著名演讲里，屠格涅夫曾提道：“歌德说过，‘谁要理解诗人，就一定要进入他的领域’，散文作家是没有任何权利这样要求的；但是他可以希望他的读者（或听众）愿意和他一同漫游——在他的探索中结伴同行。”

目 录

总序：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史……I

前言……1

上编 从英国、西班牙到德国再到俄国 (17—19 世纪)

第一章……3

17 世纪初，一个英国人和一个西班牙人怎样创造了两个自己民族和时代的文学典型。塞万提斯预言，他的堂吉诃德将受到中国皇帝的欢迎。

第二章……31

堂吉诃德首先来到英国。17 世纪英国人把丹麦王子视为“疯狂的复仇的英雄”，堂吉诃德却被英国人和他的同胞当做“可笑的疯子”。塞万提斯当年即已预感到他的骑士将成为大众“戏子”，既愤怒，又悲哀。

第三章……39

18 世纪、19 世纪初，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在英国和法国怎样走出了最初的简单模式。两个相反的接受趋向：哈姆雷特的非英雄化与堂吉诃德由反英

雄向英雄的逆转。堂吉诃德在英国文学里：菲尔丁、狄更斯、萨克雷的创造对哈姆雷特知识分子气质的发现与关注，共同人性的提出。最后怎样归结为一个时代的哲学命题：“行动是存在的主要目的。”

第四章……55

从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到史雷格尔兄弟、蒂克、黑格尔：从对两个文学典型的接受中，“可以探索出一代德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大部分历史”。德国怎样成为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东移中的中介。

第五章……76

海涅决定性地出现：他的《论浪漫派》（1833年）第一次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连在一起。海涅所提出的“堂吉诃德式的忧虑”的命题以及他对“精神与物质”、“思想与行动及其后果”关系的思考。海涅式的两难选择：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运动关系问题的第一次提出。

第六章……95

19世纪的俄国怎样成为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东移中的第二个中介：从普希金、别林斯基、赫尔岑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

第七章……105

1860年屠格涅夫的著名演讲怎样展开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内在精神联系的主题。从《罗亭》到《处女地》：屠格涅夫发现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新人”都

是丹麦王子和西班牙骑士的精神兄弟。屠格涅夫还发现了女性堂吉诃德，人们由此而联想到包法利夫人和她的“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又将堂吉诃德升华到一个宗教的高度。

下编 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在中国 (20 世纪: 20—40 年代)

第八章……153

经过三个世纪的长途跋涉，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怎样来到了神秘的东方古国：1922 年，两部世界文学经典与屠格涅夫的阐释同时被介绍到中国。历史的回顾：新文学运动与五四浪漫主义，中国现代堂吉诃德的乌托邦试验。周作人的“归来”：“还思想予思想者”，对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命题的根本消解。

第九章……187

鲁迅的思路：否定“黄金世界”，粉碎一切泯灭彼岸理想与此岸现实世界界限的迷梦，对行动（实践）的呼唤。《阿 Q 正传》：中国农民的“精神胜利法”与西班牙没落贵族的堂吉诃德精神。《野草》：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命题的现代展开。鲁迅式的选择：反抗绝望。

第十章……207

瞿秋白：从“多余的人”到“多余的话”。历史怎样创

造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哈姆雷特：他的真实矛盾、痛苦和他的选择。

第十一章……226

“谁是‘堂吉诃德’？”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中国的“父与子”冲突。“苏俄堂吉诃德”的命运在中国引起了什么反应：鲁迅论叶赛宁的死，他怎样对海涅发生误会，又怎样评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朱自清、曹禺的忧虑。巴金小说里的两极：走向革命的堂吉诃德与成为无用的废物的哈姆雷特。鲁迅和瞿秋白敲起警钟：谨防“做戏的堂吉诃德”。

第十二章……252

抗战初期堂吉诃德的全民化，老舍与焦菊隐怎样发现了哈姆雷特的不合时宜。战争相持时期中国堂吉诃德的精神危机及其出路：何其芳找到归宿以后，张天翼呼唤哈姆雷特。自由主义教授们的选择：殉道的骑士与“我们不是堂吉诃德”。废名和他的莫须有先生：又一个堂吉诃德的归来。殊途同归：哈姆雷特、罗亭改造主题的强调与堂吉诃德拜桑丘为师。七月派诗人与穆旦和他的朋友：旧中国最后一代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

初版后记……303

再版后记……315

上 编

从英国、西班牙到德国再到俄国
(17—19 世纪)

第一章

17 世纪初，一个英国人和一个西班牙人怎样创造了两个自己民族和时代的文学典型。塞万提斯预言，他的堂吉诃德将受到中国皇帝的欢迎。

一切开端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我们的文学旅行的起点也是如此的不起眼：1604 年，英国伦敦书摊上出现了一本题作《哈姆雷特》的四开本的小册子^[1]，作者是威廉·莎士比亚。在此之前，他已经创作了《理查三世》、《约翰王》、《尤利乌斯·恺撒》等著名的历史剧，而且已经有了《哈姆雷特》的舞台演出，因此，《哈姆雷特》剧本的出版，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尽管人们很快会意识到《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亚戏剧体系中所占的中心位置。

一年以后，也即 1605 年，在与英国有着一海之隔的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出版了一本书，题名很怪，叫做《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作者署名为“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是个鲜为人知的名字^[2]。这第一版是根据塞万提斯的手稿排印的，排字工人不注意原稿的标点、音符和缀字法，各按自己的习惯排印，错误很多，不得不于同年又出版了第二版，共改易了三千九百二十八处之多^[3]。尽管如此，此书出版，还是大受欢迎。各地——葡萄牙、巴塞罗那、巴伦西亚，据说还有安贝瑞斯，纷纷

争先排印^[4]，十多年来，就印了约一万五千册^[5]。但这也带来了厄运：1614年，搭拉果纳街头出现了伪造的《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第二部，据说是一位名叫“阿隆索·费尔南台斯·台·阿维利亚内达”的先生写的；小说将堂吉诃德写成一个毫无奇情异想的粗狂的疯子，把桑丘·潘沙写成毫无风趣、贪吃多嘴的十足的傻子。如此明显的曲解，使原作者塞万提斯大为恼火，他不能容忍“有个家伙冒称堂吉诃德第二，到处乱跑，惹人厌恶”^[6]，在1615年赶紧出版了《堂吉诃德》第二部，不仅写到了堂吉诃德的第三次出行，而且让堂吉诃德与桑丘一起“归来”，亲手将他埋葬了事。第二年（1616年）4月23日，塞万提斯自己也悄然去世，葬在三位一体修道院的墓园里，却没人知道确切的墓址。同一天——也是1616年4月23日，另一颗巨星——莎士比亚也在英国的天空陨落。这历史的巧合，将这两位文学巨人的名字永远地联在一起。塞万提斯大约完全不知道莎士比亚；但据屠格涅夫说，莎士比亚，这位“伟大的悲剧作家，在逝世前三年隐居在他的斯特拉福德的幽静的住宅里时，能够读到那本有名的小说的英译本”，据说还有幅不愧是出于一个画家兼思想家的笔触的图画：阅读《堂吉诃德》时的莎士比亚^[7]。不管有没有这样的事实，他们的灵魂的沟通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他们双双撒手而去，只把各自的精神产品留给世人——包括那永远解不完的“哈姆雷特”谜与“堂吉诃德”谜。

此时，这两个后来成为人类精神的某种概括，在世界各民族不同时代的读者（特别是知识分子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的文学典型，刚刚被创造出来。最引人注目之处，却是其鲜明的民族的与时代的特色。

人们几乎一眼就看出了这两部著作身上的英国与西班牙文学传统，特别是民间文学传统的印记。在哈姆雷特这位王子嘴里，竟然出现了那么多的民间谜语、谚语、俚语、寓言、民歌、打油诗、《圣经》

故事和古代神话典故，随口而出的，是充满妙趣和才智的双关语，尖刻暗讽、粗憨戏谑的“胡话”，甚至“严酷的猥亵语”^[8]，以至后世的许多论者指责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过于“粗鲁”^[9]。剧本还特地安排了戏中戏——民间剧团伶人的演出；在“墓地”一场（第五幕第一场）里，让两位民间戏剧舞台上经常出现的小丑作为掘墓人出场。在《堂吉诃德》里，桑丘的语言几乎是西班牙民间谚语连缀而成，影响所及，后来堂吉诃德自己说起话来，也一改骑士语言的“八股”风，免不了带上民间语言特有的机智与风趣，以至桑丘大为惊诧地说：“老话成串儿说的，这会子不是我了！您一开口就成堆的谚语，比我还连贯！”^[10]运用本国民族语言，这大概是一种时代风尚。塞万提斯在小说中借堂吉诃德之口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古代诗人写作的语言，是和母亲的奶一起吃进去的；他们都不用外国文字来表达自己的高超的心思。现在各国诗人也都一样，德国诗人并不因为用本国语言而受鄙薄；西班牙诗人，甚至比斯盖诗人，也不该因为用本国语言而受鄙薄。”^[11]小说还在堂吉诃德四处行侠途中不断插入各种似乎与本题无关的故事，尽管不一定都来自民间传说，却使全部小说带上某种民间文学的风貌。作者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故事，不断地暗示我们，在西班牙这块土地上，在精神的某些方面类似堂吉诃德的人，是随处可见的。例如，小说第十二章，牧羊人向堂吉诃德等人讲的故事里，村人对牧羊姑娘玛赛娅的执著、痴情的追求——“那些牧羊人这里叹气，那里伤心；这边是热情的恋歌，那边是绝望的哀唱。有人彻夜坐在橡树或岩石脚下，一眼不闭地直流眼泪；早上太阳出来，他还在害相思失魂落魄。夏天有人中午在毒太阳底下，躺在滚烫的沙地上，连连叹气，向慈悲的上天诉苦”，与堂吉诃德对他梦幻中的杜尔西内娅的迷恋有什么两样？难怪作者特意写道，堂吉诃德先生听完牧羊人的故事，就在“屋里学着玛赛娅那些情人一样，彻夜思念他的杜尔西内